

高尔基童话集

出版社：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书号：ISBN 7-5039-2035-8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经典童话

出版时间：2005-1-5

字数：27万

内容提要：高尔基童话是俄国著名作家、革命家高尔基所著，其中有不少小故事都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有助于提高孩子的想象空间，是教他们热爱生活的妙药，是值得一读的童话阅读精品。

高尔基童话集

（前苏联）高尔基 · 1 ·

目录

意大利童话·····	002
清晨·····	180
小叶夫塞奇遇·····	184
小麻雀·····	191
俄罗斯童话·····	195
马加儿·楚德拉·····	275
汗和他的儿子·····	291
莫尔多瓦姑娘·····	299

· 2 ·

意大利童话

—

那不勒斯的电车工人罢工了：里夫埃拉·基亚依亚车站的所有轨道上都停满了空着的电车，胜利广场上聚集着司机和售票员——一群平常总是取笑逗乐、打打闹闹、像水银一样好动的那不勒斯人。在他们的头顶，在公园铁栅栏的上空，一股如

利剑般的细喷泉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些有事要乘车到这座大城市各处去的人们，怀着敌意围着他们。这些店员、工人、小贩和裁缝们，气呼呼地高声责骂着罢工工人。到处是愤怒的言语，恶意的讥笑，更有不住地挥动着的手臂。那不勒斯人讲话时用的手势，和他们那叽里呱啦的言语一样，既富有表现力，又极有说服力。

一阵清风从海上吹来。公园里那些像大象腿般粗细的棕榈树干，轻轻地摇曳着墨绿色的扇形枝叶。那不勒斯街上半裸的小孩们像麻雀似的跳来跳去，大声笑闹着，扰乱着宁静的气氛。这座城市像一幅古老的版画，到处洒满了炎热的阳光，全城像一架大风琴在歌唱；港湾里蓝色的波涛冲击着岸边的岩石，发出轰隆隆的巨响，应和着人们的低语和叫喊。

罢工工人脸色阴沉，紧紧地挤靠在一起，几乎不去理睬人们愤怒的叫喊；他们攒聚在公园的铁栏杆旁，越过人群的脑袋不安地向大街对面瞭望；他们活像一群被狗围困了的狼。大家都明白：这些穿着相同服装的人都怀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他们决不会妥协。这就更加引起了人群的愤怒。但是人群中也有些明哲之士，安详地抽着烟，劝说那些过分强烈地反对罢工的人：

“喂，老兄！要是连孩子吃的通心粉都不够的话，又怎么办呢？”

衣着比较考究的市警察局的警探们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边维持秩序，不让人群影响交通。他们严守中立，用同样安详的目光注视着责难者和被责难者双方。要是哪一方的举止和言语变得过分激烈，他们就友善地和那一方开开玩笑。为了防止发生大的冲突，在一条狭窄的街道上，靠墙站着一队手持短枪的宪兵。这是一群非常凶狠的人。他们一个个头戴三角帽，身披短大氅，裤子上缝有两道殷红的镶条。

突然，对骂、嘲笑、责备和劝解全都消失了。人群中出现了某种新的、似乎让人们和解的气氛。罢工工人忧郁地注视着四周，同时互相贴挤得更紧。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惊叫：

“军队来了！”

人群中有人向罢工工人吹着讥笑和幸灾乐祸的口哨，有的还欢呼起来，一个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着灰色便衣的胖子在石板路上踩着脚，跳起舞来。售票员和司机慢慢地穿过人群，向电车走去，有几个还跳到电车的踏板上。他们的脸色越发阴沉了，不时地对人群的责难反唇相讥，并迫使围着的人群给他们让出条道来。街道更安静了。

一队身着灰制服的年轻士兵，像迈着轻快舞步般地、有节奏地踏着双脚，挥动着左手，从海滨的圣柳奇亚大街开过来了。他们一个个脆弱得像是上发条的铁皮玩具一样。带队的是一个漂亮的高个子军官。他紧锁着双眉，轻蔑地撇着嘴。一个戴高筒礼帽的胖子在他身边小跑着，不住地用手比划着，说着什么。人群离开电车，向后退去。士兵们像灰色玻璃球一般散开，

停在各辆电车的踏板旁。踏板上站着罢工工人。

“高筒礼帽”和围在他身边的几个神气十足的人，用劲地挥手喊道：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听见了没有？”

军官无奈地摸摸短髭，歪着脑袋。胖子挥着礼帽跑到军官跟前，嘶哑地喊着。军官斜瞟了他一眼，伸直身子，挺起胸脯，向士兵大声发布命令。

士兵们于是纷纷跳上电车踏板，每个车厢两个。与此同时，司机和售票员却从电车踏板上跳了下来。

人们觉得这种场面很可笑，发出一片吼叫声、口哨声和哄笑，但随即又静了下来。人们注视着他们默默地离开车厢，铁青着脸，瞪大吃一惊的眼睛，迈着沉重的步子向第一辆电车走去。在离第一辆电车前轮两步远的地方，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司机，摘掉了帽子，横卧在轨道上。他面朝天，一撮小胡子也愤怒地翘向天空。一个身材矮小、如猴子般敏捷的年轻人跟着他并排躺在地上。接着，人们一个个从容不迫地躺在地上，越来越多……

人群里响起一阵喧闹声。有人胆怯地呼唤着圣母玛利亚；一些人忧郁地咒骂着；妇女们尖叫着，叹息着，惊慌不安的孩子们像皮球一样四处乱窜。

戴高筒礼帽的胖子用他那号哭嘶哑的喉咙在吼叫着什么。

军官望着他，耸了耸肩膀。也许他只接到命令用士兵去代替电车司机，而并没叫他去镇压罢工工人。

这时候，“高筒礼帽”在一群走狗的簇拥下，向宪兵队跑去。

宪兵出动了，他们走到轨道旁，弯腰去拉躺在地上的人。

搏斗和骚乱开始了。忽然，所有那些身着各色衣服，身上

落满灰尘的旁观者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怒号着，大声疾呼着，向电车轨道扑去。

一个戴巴拿马草帽的人把草帽摘下来，向空中一扔，第一个跟着罢工工人一起躺在地上，拍了拍躺在身旁的工人的肩膀，大声地对他说着鼓励的话。

然后，许多爱吵闹的快活人像被砍断了腿一样也在轨道上躺了下来，他们是两分钟前才到这儿来的。他们扑倒在地上，不住地嬉笑，互相挤眉弄眼，冲着军官大声叫嚷。军官摘下手套，在“高筒礼帽”的鼻子下面挥了挥，晃着漂亮的脑袋，冷笑着对他说了些什么。

躺在轨道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妇女们扔掉了手中的筐子和包裹。孩子们像冻僵的狗似的缩成一团，趴在地上嘻嘻地笑。一些衣着讲究的人也卧倒在地，并且滚来滚去，搞得浑身是土。站在第一辆电车的踏板上的五个士兵看着躺在下面的这一大堆人，不由哈哈大笑起来。当他们用手抓住车柱子，伸出头探着身子向前张望时，他们才知道，眼前的人群可不是上发条的铁皮玩具。

……半个小时过后，那不勒斯市到处都有电车在轰隆隆地

奔驰。胜利的罢工工人站在踏板上愉快地微笑着。他们不住地在车厢中来回走动，彬彬有礼地问乘客：

“车票？！”

乘客们把红色的或黄色的车票递给他们，微笑着，友好地发几句牢骚。 · 6 ·

二

在热那亚车站前的小广场上，聚集了一大堆人——大都是工人，也有不少穿得好、吃得好的人。站在最前面的是市政府的官员，他们的头顶上方飘扬着一面绣得很精致的市旗，旁边还飘动着各工会组织的彩色会旗。金黄色的旗穗、流苏和飘带让人眼花缭乱，旗杆顶端的梭标闪闪发光，丝绸旗面猎猎作响。情绪激昂的人群像合唱队的低音伴唱那样，发出一片嗡嗡的声音。

人群前方的一座高台上，耸立着哥伦布的全身塑像。他是一位幻想家，使他饱受磨难，信仰也使他荣获胜利。现在，他俯视着人群，似乎在用大理石的嘴向人们演说：

“只有有信仰的人，才会获得胜利。”

乐队队员们的铜号排列在塑像脚下的台座周围。铜器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金光。

火车站沉重的大理石建筑物一张开两翼，组成一个马蹄形的半圆，仿佛要把人群拥抱起来。从码头那边传来轮船沉闷的喘息声、轮翼在水下的转动声、铁链的银铛声、汽笛的鸣叫声和人们的喧闹声。广场寂静而闷热，一切都在烈日的曝晒下。手持鲜花的妇女和身穿节日盛装的儿童如绚丽的鲜花一样，装点着临街的阳台和窗户。

机车呜呜地叫着，驶进车站。人群像一群黑鸟似的涌动起来，有的人把揉皱的帽子扔向天空。乐队队员拿起铜号。几个面孔严肃的老人整了整自己的服饰，走到人群的前面，向左右挥了挥手，向大家讲了些什么。

人群慢慢地向两边闪退，让出了一条很宽的通往市区的路。

“他们在欢迎什么人？” · 7 ·

“从帕尔马来的孩子们！”

帕尔马市正在闹罢工。老板们不让步，工人们生活很困难，他们只好把自己饿病了的孩子送来，送到热那亚市他们的同志们这儿来。

从车站的大圆柱后面转出一队整齐的小孩子。他们衣不蔽体，蓬头垢面，就像一些奇形怪状的小动物。他们五人一排，手拉手地走了过来。他们人很小，遍身灰尘，显然都是疲乏。他们面色严肃，可眼睛灵活明亮。当乐队演奏出《加里波第之歌》对他们表示欢迎时，他们削瘦、面带饥色的脸上，泛起了愉快而满足的笑容。

人们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欢迎这些未来的主人。旗帜向他们低垂，铜号不停地吹奏。孩子们让这种热烈欢迎的场面弄得手足无措，不由得退了一下，但他们立刻镇静了下来，再次挺

直了身子，排成整齐的队伍，数百个嗓子如同出自一人的胸膛似乎高呼：

“意大利万岁”

“帕尔马的孩子们万岁！”人们欢呼着，向孩子们跑去。

“加里波第万岁！”孩子们呼喊，如同一只灰色的楔子插向人群，被人群淹没了。

在旅馆的窗口，在楼房的屋顶上，挥舞的手帕像一群白鸽在翱翔，鲜花像雨点般飘洒在人们的头上，到处是响亮的欢呼声。

一切就像过节一样，显得生机勃勃，连灰色的大理石也熠熠生辉。

旗帜在挥舞，帽子花束抛向空中，成年人的脖子上骑着孩子，好像头上又长出了个小脑袋。孩子们挥动着乌黑的小手，一边忙着接花束，一边向人们致意。响彻云霄的欢呼声在空中经久不息。

“社会主义万岁！”

“意大利万岁！”

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被人领走了。他们骑在大人的肩上，依偎在面孔严肃、留着胡须的男人的宽胸上。在喧哗、欢笑和喊叫声中能隐约听到音乐声。

妇女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寻找剩下未领的孩子，互相喊叫道：

“您领了两个吗？阿尼塔！”

“对。您也是两个？”

“另一个是跛子玛尔加里塔领的……”

到处是愉快的情绪，到处是兴奋的面孔和湿润而友好的眼睛。罢工工人的孩子有的已经在啃面包了。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事想也不敢想哩！”一个长着鹰钩鼻子、嘴里叼着黑色雪茄的老人说道。

“实际上很简单……”

“对！既简单又聪明。”

老人从嘴里取下雪茄，看了看烟头，叹了口气，掸去烟灰。接着，他看见了站在自己身旁的从热那亚来的两个孩子，看来，这是兄弟俩。

他佯装一副吓人的怪样子，朝他们龇牙咧嘴。两个孩子仔细地瞅着他。他把帽子猛地往眼上一拉，张开了双手，那两个孩子身子紧紧靠在一起，一边皱着眉头，一边向后面退。老人突然蹲下身子，大声地学了一声公鸡打鸣，学得像极了。孩子们大笑起来，光着脚丫在石板地上蹦跳。老人站了起来，戴正帽子，显然以为自己已经做完了应做的事，踉跄着朝一旁走去。

一个头发斑白的驼背女人站在哥伦布塑像底座旁，她的尖下巴上长着灰白的硬毛，脸孔活像童话里的老妖婆。她一面哭泣，一面用褪了色的披肩擦拭着通红的眼睛。她神色阴沉难看，在这些情绪激昂的人群之中，显得非常孤独……

一个黑头发的热那亚女人，手牵着一个七岁左右的小男孩，迈着跳舞的步子走过来了。这个孩子脚穿一双木屐，头戴一顶几乎罩到肩上的灰色大呢帽，一边走一边摇晃着脑袋，想把帽子甩到脑后去，但帽子还是盖住了他的脸。女人把帽子从孩子头上摘下来，快活地在空中挥舞着，边唱边笑。小男孩仰起头，满面笑容地望着她，又蹦又跳，想拿到帽子。两人就这样渐渐远去了。

一个围着皮围裙露出两只粗胳膊的高个子男人，肩上扛着一个一头鼠灰色头发的五六岁女孩，对身边一个手牵着一头褐发男孩的妇女说道：

“你懂不懂，如果照这样下去形成风气……谁再想制服我们就难了，你说呢？”

他声音浑厚、嘹亮，得意洋洋地笑着，把肩上的小女孩抛向蓝色的空中，高喊道：

“帕尔马万岁！”

人们牵的牵，抱的抱，把所有的孩子都领走了。广场上只剩下被踩坏的花朵和糖果纸，还有一群高兴的行李搬运工和他们头顶上方那位新大陆发现者的尊贵的石像。

从像大管子一般的街上传来那些向新生活迈步的人们兴高采烈的欢呼声，接连不断。 · 10 ·

三

炎热的正午，刚刚响过午炮，炮声不太响亮而且声音古怪，就像打碎了一个大臭蛋。在炮声震荡的空气中，都市里那种种刺鼻的难闻的气味，如橄榄油、大蒜、葡萄酒和晒热了的垃圾等的臭气显得更加浓烈了。

南方闷热正午的喧闹声淹没在沉闷的午炮声中了。过了一阵子，喧闹声又从马路的炙热石板上，再次升到街道的上空，如同一股股混浊的河水向海上流去。

城市如同过节一般光亮夺目，五彩缤纷，如同牧师身上穿着豪华法衣，在市井热情的呼喊、喧嚣和嘈杂中，虔诚地奏响了生命之歌。每座城市都是人民劳动创造的宫殿，一切工作都是对未来的祈祷。

烈日当空，让人目眩眼花。灼热的阳光仿佛从空中的每一点，向地面和海上射落下来，深深地刺进城市的石头和海水之中。海面像一幅用银丝织成的彩绸，闪闪发光。碧蓝的暖波梦幻般飘动，轻拍着海岸，轻声吟唱着关于太阳——这生命和幸福源泉的颂歌。

满身尘土和油汗的人们欢闹着吃午饭去了。有些人匆忙向海边走去，迅速脱掉灰色衣服，跳进海水里。黝黑的身体一跳进水里，立刻变得很小，就像一粒尘埃飘进一大杯葡萄酒里。海水轻柔的拍击声，人们得到清爽而发出的欢乐的喊叫，孩子们的高声欢笑和尖叫声，这一切，加上游泳的人们扑打着海水而溅起的彩色水花和泡沫，都向着太阳升起来，像是献给

太阳的欢乐的厚礼。 · 1 1 ·

大楼的阴影里的人行道上，坐着四个正在做午餐的修路工人。他们活像一些干硬的灰色石头。一个浑身尘土的白发老人，眯着一双贪婪而锐利的眼睛，正在用刀子切割一块长面包，尽力把面包片切得厚薄均匀。老人头戴一顶红色绒线便帽，帽子上的流苏垂到脸上。他摇晃着圣徒般的大脑袋，鼻孔张得老大，鹦鹉鼻子不停发出呼哧呼哧声。

老人旁热烘烘的石头上躺着一个古铜色皮肤的小伙子，他仰面朝天，脸色像甲虫一般黑。面包屑飞溅到他的脸上，他懒洋洋地眯着眼睛，像在做梦似的嘴里低声哼着什么。还有两个人背靠着白色墙壁坐着，正在打瞌睡。

一个孩子向他们走了过来。他一只手提着瓶葡萄酒，一只手拿着个小纸包，昂着头，像小鸟般叫嚷着，丝毫也没发觉，大滴大滴的浓葡萄酒正从包装酒瓶的麦秸中漏出来，像一粒粒晶莹的红宝石滴落到地上。

老人发现了，忙把面包和刀子搁在躺着的小伙子的胸脯上，连连挥手，冲小孩叫道：

“快，你瞎了眼呀！当心那葡萄酒！”

小孩赶紧把酒瓶举到脸边，惊呼了一声，飞快地向修路工人跑来。修路工人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摸着酒瓶，兴奋地叫了起来。小孩像箭一般跑进院子里，双手捧着一只大黄碗，又以同样飞快的速度跑了回来。

碗放在地上，老人小心翼翼地把红色的葡萄酒慢慢倒进碗里。四双眼睛欣赏着这红色液体在太阳下泛出的光波，干燥的嘴巴贪婪地咂巴着。

一个身穿天蓝色连衣裙的女人走了过来，黑发上蒙着一条缀有金色花边的头巾，棕色的高跟鞋发出清脆的响声，她拉着一个鬈发小女孩。小女孩右手摇晃着两枝红石竹花，一路上东倒西歪地走着，嘴里哼着：

“啊，妈，啊，妈，啊，我的妈妈……”

女孩走到老修路工的背后，停下来不唱了。她探着身子，从老人的肩上仔细地注视着：那葡萄酒怎样流向碗里。红色的液体一边流着，一边发出汩汩的声音，似乎在继续她的歌唱。

女孩从那妇女的手里挣脱出来，摘下几片花瓣，高举着黝黑的宛如麻雀翅膀的小手，把鲜红的花瓣扔进酒碗里。

四个修路工吓了一跳，生气地抬起布满尘土的脑袋，而小女孩拍着手，小脚蹦跳着，笑了。被她这一举动害得发窘的母亲赶忙拉住她的手，大声地训斥了几句。男孩子大笑起来，身子都歪倒了。碗中浓稠的葡萄酒上面飘着几片花瓣，宛如几只红色的小船。

老人不知从哪儿取出一只酒杯，连酒带花倒了一杯，庄重地跪在地上，将酒杯送到嘴边，神情严肃地说道：

“没关系，太太！孩子的礼物也就是上帝的赏赐……祝您健康，漂亮的太太！而你，孩子，同样也祝你健康！将来和你

· 12 ·

妈妈一样漂亮，比你妈妈更幸福！”

老人把灰色胡子浸入酒中，眯着双眼，又微微皱起弯弯的鼻子，慢慢地咂巴着嘴唇，将这浓稠的琼浆一口喝了下去。母亲微笑着点了点头，手牵着女孩的手离去了。女孩子摇晃着身体，一边走一边用小脚擦着石板地面，眯着眼睛，继续唱她的歌：

“啊，妈，啊……啊，我的妈……”

修路工懒懒地扭过头，看了看酒，又看了看小女孩的背影，边看边笑，用语速很快的南方口音互相谈着什么。

在碗中暗红色葡萄酒的上面，那几朵鲜红的花瓣还在漂着。

大海在歌唱，城市在喧闹，太阳光芒四射，创造着许许多多的童话。 · 13 ·

四

终年积雪的高山，环绕着一个宁静的碧湖。花园如同一道道暗色的花边，倒映在水中，形成无数华美的皱褶。从湖边往水中望去，那些白色的建筑物就像是用糖块建成的。周围的一切宛如婴儿宁静的睡梦。

清晨，从山上轻柔地飘来阵阵花香。太阳刚刚升起，树叶和草尖上还闪耀着露珠。山路像一条灰色的飘带延伸到宁静的山沟里。路面铺着石块，可看上去却像丝绒般柔软，使人禁不住想去抚摸。

一个像甲虫般黧黑的年轻工人坐在一堆碎石堆旁，胸前挂着一枚奖章，脸上露出勇敢和温存的神情。

他把一双古铜色的手放在膝盖上，微微抬起头，看着一个站在栗子树下的过路人，对他说：

“先生，这枚奖章是我在辛普朗隧道干活时获得的。”

他垂下眼皮望着胸部，冲那块精美的小金属片温柔地微笑着，喊叹着：

“唉，任何工作，在你还不热爱它的时候，干起来总是费力的。可是，一旦你爱上了它，它就会使你受到鼓舞，干起来就轻松多了。当然，干这种活毕竟是很艰苦的啊！”

他轻轻地摇摇头，向着太阳微笑，忽然他激动起来，手臂一挥，两只黑眼珠闪闪发光。

“有时候甚至叫人觉得可怕！要知道，泥土应该也是有知觉的，不是这样吗？我们在山上挖了一个洞，进入到很深的土洞之中，那里的泥土接待我们可严酷啦。它朝我们喷吐着热气，憋得我们心头发慌，头昏脑胀，关节酸痛，很多人都尝过这种滋味！然后，它又用石头砸人，用滚烫的水浇我们，真让人害怕！有时用灯一照，水变成了红色。我父亲对我说：“我们伤害了土地，它会用自己的血淹死和烧死我们所有的人，你等着瞧吧！”当然，这是一种幻觉。可是，当人在地层深处，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在呜咽的流水声和铁器与石块的碰击声中听到这些话时，你就不会以为这是幻觉了。先生，那里的一切都

很玄妙。我们这些人是如此渺小，而它，那座被我们凿开的山却高耸入云……非亲眼目睹是难以明白的！应该看看我们这些小人物凿开的黑隧洞。每天朝阳升起时，我们就爬进洞去，而太阳也是带着忧伤的神情望着我们这些爬进地腹中的人的背影。应该看看那些机器和愁眉苦脸的高山，听听山洞深处的沉闷的轰隆声和爆破声的回响，那声音真像疯子在哈哈大笑。”他望望自己的双手，摸了摸挂在灰上衣上的奖章，低声地叹了口气。

“人是善于工作的！”他又自豪地说道，“啊，先生，当一个小小人物想工作的时候，他就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请相信：这个小小人物最终可以做成他想做的一切。我父亲开始并不相信这一点。

“他说：‘打通一座山，从一个国家通往另一个国家，这是违背上帝以山作为屏障来划分边界的意志的。你们将会看到，圣母是不会帮助我们的！’但是，他错了。圣母是永远会帮助那些爱她的人的。后来，我父亲也开始相信我刚才对你说的这些话了，因为他逐渐感到自己比山还高，比山还强。每到过节，他便坐在桌子旁边，面对葡萄酒瓶，对我和别人大讲起来。

“‘上帝的孩子们，’这是我父亲的口头禅，他是一个善良而虔诚的教徒，‘上帝的孩子们，不能这样和土地作对啊，上帝会为自己所受的伤害而报复的，他永远不可战胜。你们等着瞧：当我们挖到山的心窝里，碰伤了它的心窝，它就会把火喷到我们身上，烧死我们，因为土地的心脏就是火，这大家都明白。耕种土地那是另一种帮助，使它增加产量，这是我们该做的。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损坏它的面貌，改变了它的模样。你们看吧：我们在山里挖得越深，空气就会越来越热，呼吸也会越来越困难……’”

· 16 ·

那个听他说话的过路人轻声笑了起来，用两手捋着自己的胡须。“不只我父亲自己这么想，事实上也是如此，挖得愈深，隧道里就愈闷热，害病的人也越多，昏倒在地上的人也越多；滚烫的泉水喷得更猛烈，石头也塌落得更多；有两个一起从卢加诺来的伙伴最终发了疯。到了晚上，我们宿舍里很多人说梦话，呻吟，吓得从床上跳下来……

“‘我说的对吧！’父亲说道，眼睛里带着几分恐怖的神情，咳嗽也更经常、更厉害了。‘我没说错吧！’他说，‘土地永远是不可战胜的！’

“父亲终于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我父亲的身体本来是很结实的。他跟死亡顽强地搏斗了三个多礼拜，他像那些明白自己价值的人一样，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一天晚上，他对我说：‘保罗，我的活儿做到头了。你保重自己，回家去吧。圣母保佑你！’接着他闭上眼睛，沉重地喘息着，沉默了好一阵子。”

过路人站起来，环视着群山，用劲伸着懒腰，一身的关节“咯吱”作响。

“父亲抓住我的手，把我拉到他身边，说道：‘保罗，我的好儿子，你知道吗？我相信这工程定会成功的，我们和从山的那一边往这边挖的人一定会在山里面相互见面的，你相信吗？’我说我相信。‘很好，我的儿子！一定要相信：任何事情都应相信一定会成功。相信上帝，相信圣母会请求上帝帮助人做好事。儿子，我求你一件事：如果工程完成了，要是人们在洞内会师了，你就到我的坟上来，告诉我：爸爸，成功了！我盼着那一天呢！’

“这是件好事，亲爱的先生。于是我答应了他。父亲讲完这些话后的第五天就去世了。而在他去世的前两天，他让我和其他人在他死后把他葬在隧道里他工作过的地方。他的要求很坚决，但当时我想他那是在说胡话……

“父亲去世后过了13个星期，我们和从山那边挖过来的人会师了。先生，那真是个狂欢的日子啊！嘿，当时我们在黑暗的地下听见了对方干活的声音。先生，您知道吗？那声音是从地下传到我们这边的。大地的巨大重量足以一下子就把我们压得粉碎。

“我们听到这种声音已经许多天了。那轰隆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听得更加清楚。我们怀着胜利者的狂喜，像中了魔似的干活，既不觉得累，也不要别人下命令。这真太好了，就像在晴朗的日子里狂欢跳舞，这是大实话！我们都变得和孩子般的可爱、善良。嘿！您设想一下，要是你像穿山甲一样在地下，在漫长的岁月里干活，与对面往这边挖的人会师的愿望将会是多么强烈，多么的急切啊！”

小伙子兴奋得涨红了脸，走到听者跟前，用自己饱含人情味的目光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又兴奋地轻声说道：

“当岩石终于打穿时，从缝隙中透过的火把的红光中露出了对面一张黝黑的流淌着喜悦泪水的脸，然后又出现了许多的火把和脸。刹那间，猛然爆发出人们胜利的欢呼声和疯狂的歌· 18 · 唱。啊！这是我一辈子最美好的日子！每当我回忆起这一时刻，我就感到我这一生没白活！先生，我跟您说，我在这里工作过，这里有我的劳动，这劳动是神圣的！当我们从地下上来走到阳光普照的地面上时，许多人用胸膛伏在地上，吻着大地，痛哭失声。这一切犹如童话般的美好！我们亲吻着被我们战胜了的高山，亲吻着大地。在那天，先生，我感到大地格外可亲，我们更加相互理解，我爱上了它，就像爱上了一个女人！

“当然，我到父亲的墓地去了！虽然我知道死人什么都听不见，但我还是去了。应该尊重那些为我们劳动过、比我们受过更多磨难的人的意愿。您说不是吗？

“对，对，我到父亲的墓地去了，按他的遗嘱，用脚踩了踩大地，说道：

“‘爸爸，成功啦！’我说，‘我们胜利了！成功啦，爸爸！’” · 19 ·

五

一位年轻的音乐家用一双黑眸凝视着远方，轻声地说：

“我想创作的乐曲将是这样的：

“沿着通向大城市的路上，一个小孩正不紧不慢地走着。

“城市横卧在大地上，正以构成它的那一堆沉重的建筑物紧压着大地，发出了呻吟和沉闷的吼叫。远远望去，城市好像刚刚遭受了一场火灾的破坏，因为在上空晚霞尚未消失，教堂上的十字架、塔楼和风信标的顶部仍是一片血红。

“乌云的边缘也像被火焰烧红了似的，巨大建筑物的轮廓也被红色的斑点描绘成一种不祥的色彩；四周都是如同伤口一样的玻璃在闪闪发光；遭到破坏、疲惫不堪的城市，这块为了幸福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的地方，正在流血，正在燃烧，正在冒出让人窒息的黄色浓烟。

“在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小孩正顺着那条像灰色的宽带一样的道路行走，道路笔直，像是一把剑，正被一只无形的强有力的巨手握着，刺向城市的腰部。道路两旁的树木，像一支支尚未点燃的火炬，巨大的黑色树干，伫立在沉默的像是期待着什么的大地上。

“天上乌云密布，不见星光，也没有阴影。夜色悲凉，静寂无声。在沉睡着的原野那忧郁而疲乏的沉默中，隐约可闻那个孩子缓慢而轻微的脚步声。

“夜，无声地跟随在小孩身后，用像黑斗篷一样的黑暗掩没了他走过的道路。

“夜色更浓了，那些温顺地紧贴在地面上、散落在山岗上 · 20 · 的白色和红色的房屋，都被昏暗隐藏在自己温暖的怀抱里。花园、树木、烟囱，周围的一切，在夜幕笼罩下，变成漆黑一片，消失了，好像它们害怕这个拿着手杖的小小人影，躲着他，或者在跟他捉迷藏。

“他平静地望着城市，默默地走着，无意加快步伐。孤单而弱小的他，好像带着一件城里所有人必需的、早已等待着的東西。城市里点燃了深蓝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灯火，急切不安地迎接着他。

“晚霞消逝了，十字架、风信标和塔楼的铁尖顶都融化了，消逝了。城市变得又矮又小，紧贴在无声的大地上。

“城市的上空，蛋白色的云朵正在升起和扩散；像磷光一样的黄色薄雾不均匀地笼罩着由密密麻麻的建筑物组成的灰网。这时，城市里已没有那些火烧血染似的色彩了——屋顶和墙垣的参差不齐的线条，让人联想起它像一件充满魔力而又尚未完成的作品，仿佛那个为人类设计这座伟大的城市的人疲惫了，正在睡觉；或者因绝望而抛弃一切，走了；或者是失去信心，死了。

“可是，城市却活着。它满怀不可遏制的希望，想再看到美丽的和傲然崛起在阳光之下的容貌。它呻吟着；渴望得到各种幸福的幻觉，对生活的强烈欲望令它激动不安；各种被压抑的声响像涓涓流水，在城市四周黑暗而寂静的原野上流淌；天

空像倒扣着的黑碗，愈来愈多地注入了混浊的令人忧愁的暗光。

“小孩停下了步伐，昂起头，扬起眉毛，一双无畏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前方。他抖了抖身子，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夜跟在他后面，用母亲般温柔的声音轻轻地对他说：‘是时候了，孩子，前进！他们等着你呢……’”

“……这些，当然不可以写成乐曲！”年轻的音乐家若有所思地微笑着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双手合十，不安地、饱含爱心地小声喊道：“圣母玛利亚啊！迎接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 22 ·

六

太阳在正午的一天空中燃烧，把各种灼热的彩色光柱投向水面和大地。大海昏昏欲睡，呼吸着乳白色的水雾，浅蓝色的海水闪烁着钢的青光，散发出浓烈的咸水气味。

波涛哗哗作响，懒洋洋地拍打着灰色的礁石，又绕过礁石，冲得卵石沙沙直响；浪头低平，像玻璃般透明，没有泡沫。

炎热的淡紫色的雾霭缭绕在山上。橄榄树的灰色树叶，在阳光下像一枚枚古银币。半山腰里果园的梯田上，呈现出一片片天鹅绒般的暗绿色，金黄的柠檬和桔子闪闪发光，鲜红的石榴花露出艳丽的微笑。处处是盛开的鲜花，鲜花。

太阳是热爱这片土地的……

岩石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渔夫。老渔夫的头上戴着一顶草帽，胖胖的脸，两颊、嘴上、下颏上都长满灰色的硬毛，眼睛浮肿，红鼻子，双手被太阳晒成了古铜色。他坐在石头上，把细长的钓竿抛得远远的，两条毛茸茸的腿浸在绿色的水里。波浪蹦跳着，冲向他的腿，从他的黑脚趾缝里渗下，大滴大滴晶亮的水珠滴进了海里。

老人身后站着一个黑眼睛、黑皮肤的小伙子，他双肘支在岩石上，身材匀称，细高个儿，头戴红色便帽，健壮的胸脯套着一件白色衬衣，下身穿一条蓝色裤子，裤腿卷到膝盖上。他抬起右手，用手指捻着胡须，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遥远的海面，那儿漂浮着一排排渔船，像黑色带子一样。在渔船后面，更远的地方，隐约可见一只白色帆船，就像一朵白云，凝固在炎热的暑气中。 · 23 ·

“那位太太很有钱吧？”老人抖动了一下空钓竿，沙哑着嗓子问道。

小伙子轻声答道：“我想是的！戴着那样一只嵌着大蓝宝石的胸针，还有大耳环、很多戒指和手表……我想，她准是个美国人……”

“很漂亮吗？”

“啊，是的！很苗条。真的，鲜花般的眼睛，知道吗？还有一张微微开启的樱桃小嘴……”

“这是张诚实女人的嘴，这样的嘴一生吻一次也难得。”

“我也这样想……”

老人把钓竿向上一甩，眯着眼瞧着空钓钩，苦笑着嘟哝道：

“鱼不比我们笨啊……”

“谁在正午还钓鱼呢？”青年人蹲下来问。

“我！”老人一边说，一边装钓饵。

他把钓竿又远远地抛进海里，接着问道：

“你说，你们一直划船到天亮？”

“我们到达岸边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青年人深呼吸了口气，高兴地回答。

“给了你20里拉？”

“对！”

“她还能多给些。”

“她是可以给很多……”

“你和她都说了些什么？”

青年人难过地低下了头。

“她懂我们的话超不过10句，我们没谈什么。”

“你明白吗？真正的爱情，”老人转过身来，笑得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说道，“像闪电击中你的心，也像闪电一般没有留下声息。”

青年人举起一块大石头，想把它扔进海里，但一挥手，却把它扔到了身后，说道：

“有时我真弄不清楚，为什么人们要说各种不同的语言。”

“听说，以后某个时候就不会这样了。”老人想了想，说道。

在蓝色的海面上笼罩着乳白色雾气的远方，像白云的影子一般，一条白色的轮船无声地滑过。

“是开往西西里岛的！”老人点点头说。

老人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支长长的黑色雪茄，折成两截，扭过头将半截递给青年人，问道：

“跟她坐在一起，你想些什么？”

“人老是往好的方面去想的……”

“所以人老是傻子！”老人平静地插了一句。

他们开始抽烟。蓝色的烟雾在石头上空袅袅升起，消散在无风的肥沃的泥土和充满柔和的海水气味的空气里。

“我唱歌给她听，她微笑着……”

“然后呢？”

“你知道，我唱得不好。”

“这倒是。”

“后来我放下桨，注视着她。”

“哦！”

“我看着她，心里默默地说：‘看，我年轻力壮，而你又很寂寞，爱我吧，让我也过一段好日子吧！’”

“她很寂寞？”

“如果她不寂寞而很快活的话，怎么会跑到外国来散心？”

“说得有理！” · 25 ·

“‘我以圣母玛利亚的名义起誓，我将待你很好，我们周围所有的人也会说好的。’我想。”

“对！”老人扬起硕大的头颅喊道，又低声笑了起来。

“‘我将对你永不变心……’”

“嗯……”

“我又想：‘我们暂时同居一个时期，我将爱你，让你得到满足。接着，你给我一些钱，让我买一条小船、缆索和一小块地，那时我就能回到我可爱的家乡去，并且永远怀念你……’”

“这话倒不傻……”

“后来天亮了，我又想，大概我什么也不需要，不需要钱，只需要她，哪怕只一个晚上……”

“这更加简单了……”

“只要一个晚上……”

“嘿！”老人说。

“我认为，皮埃特罗大叔，短暂的幸福永远是珍贵的……”

老人沉默了，闭上平滑的厚嘴唇，凝视着绿色的海水。青年人却忧伤地低声唱起来：

“啊，我的太阳……”

“对！对！”老人摇着头，忽然说道，“短暂的幸福是珍贵的，而长远的更好……穷人总是长得俊美些，而富人却更有势力……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

波浪哗哗地响，缕缕蓝烟像佛光一样在人的头顶上缭绕。

青年人站起身来，嘴里叼着雪茄，轻声地唱着。他背靠灰色的岩石，两手叠在胸前，用一双梦幻者的大眼睛注视着遥远的海上。

老人凝坐着，耷拉着头，好像在打瞌睡。

群山上的雾霭越来越浓，也越来越温柔了。 · 26 ·

青年人唱道：“啊，我的太阳！”

太阳出来了，

无比辉煌。

比你更辉煌！

啊，太阳，太阳，

请把我的心头照亮！……

欢乐的绿波也在清脆地歌唱。 · 27 ·

七

在罗马和热那亚中间的一个小火车站上，乘务员打开了车门，一个满身油污的加油工人，像搬件行李一样把一个独眼小老头扶进了我们车厢。

“真是高寿啊！”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友好地朝老头微笑。

然而，老人看上去很健旺。他伸出满是皱纹的手，向搀扶

他的人表示谢意，然后彬彬有礼地、快活地把揉皱了的帽子从白发苍苍的头上往上举了一举，用那只锐利的独眼向座位看了看，问道：

“能坐吗？”

人们给他让了座位。他坐了下来，如释重负地出了口气，又将两手放在干枯的膝头上，张开缺牙的嘴，朝大家友好地笑了笑。“老人家，要去很远的地方吗？”我的同伴问道。

“啊，只三站路！”独眼老人愉快地回答道，“我是去参加孙子的婚礼的……”

过了几分钟，在车轮隆隆的滚动声中，他像在阴雨天被狂风吹着的树枝似的摇晃着身子，滔滔不绝地拉开了话匣子：

“我是利古里亚人。我们利古里亚人长得都很结实。我有13个儿子，4个女儿，孙子辈多得我数都数不清了。这一次是第二个孙子结婚。这是件好事，对吗？”

他用那只已失去光泽但正是显得快活的独眼骄傲地望了望大家，微笑着说道：

“看，我给我们国家和皇上添了多少人丁啊！” · 28 ·

“我这只眼睛怎么丢的？啊，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啦。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可已经在帮父亲干活了。父亲在葡萄园里挖土。我们那儿的土地瘠薄，地里有很多石头，挖起来很费劲。从父亲的十字镐下迸射出一粒石子，重重地打在我的眼睛上。记不得那时是怎么痛的了。但到吃午饭时，这只被打的眼珠从眼眶里掉了出来，当时真吓人呀，先生们……家里人把它又放进我的眼眶里，用一块热面包贴住。然而，眼睛还是瞎了。”老人用力地揉了揉深褐色的干瘪的双颊，又和善而快活地笑起来。

“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医生，人们糊里糊涂地活着。啊，对啦！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才那么善良，对吗？”

这时，他那张只剩一只眼睛、布满皱纹、长着像霉一般灰绿色毛发的面孔，又变得狡黠而欢快起来。

“人活到像我这把年纪，就可以对世上所有的大胆说话了，是不是？”

他庄严地举起一只弯曲的黑指头，像是对什么人示威似的。

“先生们，我给你们讲讲人世间的故事吧……”

“我父亲死时，我才13岁。你们看，我到现在依然是这么个小个儿。但我手脚灵巧，干起活来不知道累。这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我们的地和房屋全被卖掉还债了。于是我就靠一只眼睛和一双手过日子，只要哪儿有活干，我便上哪儿去……生活很苦，但年轻人不怕苦，对吧？”

“在我19岁的时候，遇见了一位姑娘，我觉得我爱上了她。她和我一样穷苦。姑娘个儿挺大，比我强壮。她跟自己有病的老妈妈住在一起。她也跟我一样，哪儿有活干就上哪儿。她长得不很漂亮，但善良、聪明，天生一副好嗓子。嗨！唱起歌来跟专业歌手一样，而这就是很难得的啊！当然，我唱得也不坏。 · 29 ·

“‘我们结婚吧？’我对她说。

“‘真好笑，独眼龙！’她不高兴地答道，‘你我穷得一无所有，将来怎么过日子？’”

“确实不错，无论是我，还是她，我们什么都没有。可是年轻人的爱情又需要别的什么呢？你们都知道，爱情是不需要别的东西的。我坚持己见，终于把她说服了。”

“‘好，也许你是对的。’依达终于答应了，‘既然圣母肯帮助我和你这样的单身人，以后我们一起生活时，她当然会更多地帮助我们的！’”

“我们一块去找神父。”

“‘你们这真是发疯！’神父说，‘难道利古里亚的叫化子还少吗？不幸的人们，你们应该跟魔鬼的引诱作斗争，否则的话，你们将会要为自己的软弱付出沉重的代价。’”

“‘村子里的年轻人嘲笑我们，年长者责骂我们。但是，青春是倔强的，并有着自己的智慧。结婚的日子要到了，可我们一个子儿也没有，甚至不知道新婚第一夜将睡在哪儿。’”

“‘咱们到野外去！’依达说，‘那有什么不好？圣母赐福于人不分地方的。’”

“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地当床，天当被。”

“由此开始了另一个故事，先生们，你们注意听啦，这是我漫长的一生中最好的故事。结婚头一天早上，乔万尼老爹(我经常在他家打工)像讲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一样，从牙缝里对我说了这番话，谈的全是些琐碎事。他说：

“‘乌哥，你最好把那老羊圈清扫一下，铺点儿草。那里干爽，一年多没关过羊了。要是你和依达乐意在那儿住，还得好好收拾一下。’”

“于是我们便有了房子。 · 30 ·

“我正收拾房子，哼着曲子，木匠康士坦齐奥来到了门口，他问道：

“‘你和依达就住这儿吗？床在哪儿呀？需要的话，你干完活去我家一趟，搬一张空床来，我有一张闲置的床。’”

“当我到他那儿时，脾气暴躁的木器店的管家婆玛丽亚便嚷了起来：

“‘既没有被褥，也没有枕头，样样没有，你们两个穷光蛋就准备结婚！你发疯了吧，独眼龙！你把你的新娘子领到我这儿来……’”

“那个无腿的、正害着风湿病和疟疾折磨的跛子埃托雷·维亚诺也从自家大门口冲玛丽亚喊道：

“‘问问他：给客人预备的酒多吗？谁家办喜事像他们这么轻率呢！’”

老人那张皱纹纵横的脸上闪烁着欢快的泪水。他仰着头，无声地笑着，尖凸的喉结上下跳动，脸上的老皮直打哆嗦，同时像孩子似的挥动着两只手。

“啊，先生们，先生们！”他气喘吁吁地笑着说，“到了我们结婚的那天早上，家庭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全都有了：圣母像、餐具、衣服、家具，全是大家给的。依达又哭又笑，我也同样，大伙都笑了。在大喜的日子里哭是不吉利的，于是大家都像自

家人一样逗我们笑！

“先生们，有权利称大家为自家人，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好事。可以感觉到大家是自家人，是你最亲近的人，是亲属，那就更好了。这样的人是不会把你的生活看成玩笑，也不会把你的幸福视为儿戏的。

“就这样，我们举行了婚礼。嘿，那真是一个绝妙的日子！

全社区的人都来看望我们，都到那间焕然一新的老羊圈来了…… · 31 ·

我们一切都准备了：酒、水果、肉、面包，大家一起吃，人人兴高采烈……因为，先生们，没有比给别人创造幸福更让人快乐的了。请相信我，再没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事情了。

“神父也来了，他的话很严肃，但很好。他说：‘这是两个给我们大家干活的人，你们关怀他们，使他们在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里过得轻松愉快。你们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为你们劳动。劳动，比铜钱和银币更有价值。他们劳动的价值永远比付给他们的工钱要高。钱，会花掉，会消失，而劳动，却永远存在……这一对新人性格开朗，朴实无华。他们的生活很艰苦，但从不怨天尤人。将来他们的日子可能会过得更为艰难，那他们也不会叫苦的。因为在他们艰难的时刻你们会帮助他们！他们都有一双勤劳的手，更有善良的心……’

“神父还对我、依达和所有社区的人讲了很多赞美的话……”

老头很得意，他用他那只显然变得年轻了的独眼瞧着大伙，问道：

“先生们，这就是一个关于人世间的故事。它很有趣，不是吗？” · 32 ·

八

春天，阳光明媚，人们的心情舒畅，就连古老的石头房子窗户上的玻璃也在温柔地微笑。

在小镇的街道上，节日盛装的人群，像一条多彩的洪流在流动。镇上的工人、士兵、商人、牧师、官吏、渔民，都被这明媚的春光所陶醉。他们高谈阔论，尽情地欢笑和歌唱。所有的人好像组成了一个健康的机体，充分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五彩缤纷的阳伞，妇女头上的花帽，孩子们手中红红蓝蓝的气球，如同一朵朵奇异的鲜花，点缀在街道上。到处是孩子们——这些大地欢乐之王的欢声笑语，就像童话里国王锦袍上的宝石在闪闪发光。

浅绿色的嫩树叶尚未完全伸展，紧缩成一团在贪婪地吮吸着温暖的阳光。远处响起悠扬的乐曲，吸引着街上的人群。所有这些，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人们已熬过了自己的不幸，昨天已成了大家感到厌倦的艰苦生活的最后一天；而今天，大家都苏醒了，像孩子般容光焕发，对自己充满坚定而明确的信心，相信自己的意志不可战胜。这种意志能使一切屈服。现在，大家一起和睦地、满怀信心地走向未来。让人奇怪、难堪和悲哀的是，在这些生气勃勃的人群中，